

· 张俊彪

牛角黑斗



44.62
ZJB
C-1



牛角墨斗

张俊彪

●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牛角墨斗

张俊彪

出版发行：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淮阴新华印刷厂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875 插页 6 字数 166,000

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1501—6500

ISBN 7-5346-1552-6

I·341

定价：7.00 元

凡是印装问题，均向承印厂调换。

张俊彪，1952年11月生于甘肃省正宁县。曾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。现任广东省文联副主席、深圳市文联主席。主要作品有长篇《省委第一书记》、《没有陨落的太阳》、《山鬼》、《鏖兵西北》、《风流乾隆》、《最后一枪》、《血与火》、《刘志丹》、《董振堂》、《红河丹心》、《黑河碧血》、《刘志丹的故事》等，作品集《牛圈娃》、《孩子和牛》、《一篇未讲完的故事》、《神泉》、《我走过的路》、《情感与魂灵》等，共500多万字。先后10多次获省级和国家级文学奖。作品被介绍到美、俄、英、日、朝、新、澳等10多个国家或地区。文学理论界已出版研究专著《张俊彪其人其文》、《多棱透镜下的人生——张俊彪论》、《理论视野中的作家张俊彪》等。



張俊豪

作者近影

第一回出远门，走了二里路，来到一片盛开着紫花的首蓿地里，母亲唱着一支令人落泪的歌儿在割草，我却双手挥舞着小洋钏蹿来蹿去地扑蝴蝶。黄昏时，母亲将一大捆草拖到地埂边儿，沉重的草捆便压在她那弓一样的腰背上。背对落日，我追着草捆跑，有几回跌倒了，从母亲两条腿中间朝前望去，她背上那团黑色投影像座山，仿佛那落在黄土地上的影

作者手迹

目 录

第一辑

牛角墨斗	3
牛圈娃	16
笊帚疙瘩	26
拾 柴	35
金色铜铃	44
玉米爆花	60
苜蓿篮子	70
我的第一位老师	78
妈 妈	87
翅 膀	95
巢边的喜鹊	110

白杨情思 121

第二辑

上 学 139

药 152

铜 佛 171

大白狗的故事 192

第三辑

小路弯弯 207

1 我的自白

2 出生在牛圈里

3 文章公村的传说

4 泥土里蠕动着的一条小虫

5 红领巾的启示

- 6 家庭遭受的第二次困难时期
- 7 一夜间父亲白了胡子
- 8 大树小树一齐死了
- 9 最初萌发的反抗心理
- 10 生产队长给我发动的批斗会
- 11 毕业典礼我唱的是从军歌
- 12 大家毕竟都是人
- 13 下连三天就和老兵干了一仗
- 14 生活中的是非标准
- 15 昏死的七天七夜
- 16 医院是我写作的起点
- 17 命运总是捉弄人
- 18 不该记恨教导员
- 19 他应该爬下学狗走
- 20 再次从死神的手中挣脱出来
- 21 结束了短暂的军事生涯

- 22 人世间总是好人多
23 乘小车兜过一次风
24 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一年里
25 得让他永远爬下去
26 将他永留在记忆深处
27 一位优秀的女编辑
28 不知命运是怎么安排的
29 补了那终生的缺憾
30 这是一封难忘的联名信
31 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

让我自己说

281

——代后记

第一辑



牛角墨斗

爸爸下世时，留给我一只牛角墨斗。每当看见它，我就想起了那头老黄牛……

这一年的春天，过早地来到了我的故乡——陇东山区，阳川里的冰河开始解冻，柳条儿经春风一吹，从梢头向里一节一节地绿了起来。我家窑顶上的燕子，也一天几趟地朝外边飞。但寒意却没有退去，山桃树枝上挂满的花骨朵，羞羞答答地互相簇拥着，仿佛是一群胆怯羞涩的小姑娘，谁也不肯第一个绽开笑脸。

春晨的迷梦，对童年的我是最有诱惑力的。当妈妈把我摇着唤醒时，爸爸早已下地干活去了。我揉揉惺忪的睡眼，翻了个身，又打着呵欠准备去追那断了的春梦，不想被大黄猫搅得再也无法合眼了。

大黄猫抱住我的胳膊玩了一会儿，伸了伸懒腰，就闭着眼睛在我枕边念开了咪咪经。这时，那两只紫色的老燕子从天窗里飞进来，站在窑脊的泥巢沿儿上，把叼在嘴里的虫子喂给小燕子，发出一阵唧唧喳喳的亲热鸣叫。我双手交叉着

枕在脑袋下仰望着，竟然呆了。

“你不怕睡软了骨头吗？懒东西！等着吃燕子屎的，还要把嘴对准接住哩！”妈妈坐在灶前，边拉风箱边唠叨，“起来！去看看牛槽里有草没啦！”

真巧，牛窑里传来老黄牛哞哞的叫声。我一骨碌爬起来，光屁股溜下炕，趿拉着鞋就往牛窑里跑。妈妈在身后叮嘱了些什么，我连一句也没有听清楚。

老黄牛用热情的目光迎接了我。石槽被它舔得光溜溜的，好像是笤帚扫过的。我在铡刀旁挽上半筛子干草，头顶住筛底儿，蹣着脚把草倒进牛槽里，然后站在炕沿上，从窑壁上挂着的料斗里，掬出一捧精饲料，撒在槽里搅拌均匀，亲昵地说：

“快吃吧，老黄牛！要不，让爸爸回来看见了，又会骂我多加了精饲料……”

老黄牛却没有吃的意思，它那双又大又圆的眼睛，深情地望着我，慢慢地把嘴贴住我搭在槽沿上的一双黑不溜秋的小手，伸出热乎乎的大舌头轻轻地舔着。

我久久地呆望着老黄牛的的眼睛，像发现了秘密似的，在它的眸子里，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孩子，既滑稽又顽皮。我撇嘴，它也撇嘴；我眨眼，它也眨眼；我被逗笑了，它也跟着笑……真是有趣极了。不过，我有点讨厌它了。

“你干么老是学着我？讨厌鬼！”

我骂着伸出指头去戳它，没想到戳酸了老黄牛的的眼睛。泪水哗地一下流出来。老黄牛不住地眨着眼睛，样子很难

受。我后悔得直咬指头。

“哞——哞——”老黄牛叫着安慰我，还用它那对一尺多长，朝里弯着的美丽的犄角，隔槽在我脖子上轻轻地抵着亲哩！

我高兴了，一只手抓住老黄牛的一根长角，脚往槽柱上一蹬，弓腰一跳，就站在槽沿上了。我把头顶在老黄牛的双角当中，纵身一跃。老黄牛也趁势将头一低又一抬，就把我送到它的脖子上了。骑在老黄牛柔软温暖的脖颈或背上，给它赶牛蝇，抓痒痒，是我最喜欢干的事情。

骑着老黄牛的脖子玩了一会儿，我又觉得厌倦了。老黄牛又低下头，让我抓住它的双角，重新站在槽沿上。我双脚蹬住槽沿，抓住老黄牛犄角的双手一使劲，身子朝前一扑，头就抵住了老黄牛的额花儿。聪明的老黄牛知道我又要跟它“抵架”玩，就后退一步，拉出要打架的势头，和我头顶头地闹着玩儿。正玩在兴头上，妈妈在厨窑里大声喊开了：

“昌昌！你又猴到槽上糟蹋老黄牛啦！它吃饱了还要去拉犁哩！”

我赶紧松开牛角，在石槽里撒了一泡尿，^①见老黄牛香甜地开始吃草，就拍拍它那对月牙儿一般漂亮的长角，悄声道：

“等着吧，老黄牛！我去给你偷馍……”

妈妈已经准备好饭菜，盛在木制的方形饭盘子里，摆

① 牛很喜欢喝小孩撒的尿，小孩经常有意憋住尿去给牛喝。

在热炕头，双手压住还在冒气丝的锅盖，站在灶门口候着爸爸回来就提馍。我胡乱抹了两把脸，院子里响起了爸爸那沉重的脚步声。妈妈慌忙提馍舀粥。我站在门角里等爸爸进来就吃早饭。

奇怪的是，爸爸既没有像往日那样进梢门^①时就咳嗽两声，也没有像往日那样一进院就噼噼啪啪地拍打尘土，就连脚步也不像往日那样咚咚有力。他没有进厨窑，甚至连头也没偏一下，就径直朝放着他那些木工工具的窑里走去了。

妈妈的脸色唰地一下全白了，压住锅盖的手也神经质地抖索着，半晌才对我说：

“昌昌，你爸神色很不好，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。快去看看他在干什么……”

我怯生生地出了厨窑，见爸爸提着一把锯子，已经进了牛窑门。紧接着，牛窑里响起一阵咔咔嚓嚓锯东西的声音。

我蹑手蹑脚走到牛窑门口，扒住门框，偏着身子探头往里一看，惊呆了。原来爸爸要锯掉老黄牛的那根右角！他沉着怕人的黑脸，额头上布满一层冷汗，一条腿颤抖着贴住槽柱站着，另一条腿搭弓蹬在槽沿上，左手抓着老黄牛右角的上半截，右手使劲操着锯。老黄牛木然站在槽前，头朝前伸着，眼睛睁得皮球一般，黑眼球一动不动，黄豆大的泪珠像断了线的珠串一样，滚落在石槽里。望着老黄牛那副痛苦的样子，我觉得爸爸的锯仿佛在我的心上拉着。

^① 陇东方言，把大门叫梢门。

“真狠心！”

我心里默念着，第一次刻骨地恨我的爸爸。我正想找妈妈来替老黄牛求情，不料迎面一巴掌重重地扇在我的脑门上。

“你是木头人还是咋啦？看着叫锯哩！”妈妈不顾一切地扑上去，一下抱住爸爸拿锯的手臂，颤声吼道：

“你疯了！你你你……”

不等妈妈哭出声来，哐地一声，一根尺把长的牛角掉在地上了。妈妈推开爸爸手中的锯，双手捧起那根带血的牛角，痴望了半晌，然后紧紧贴住胸口，鲜血染红了衣襟。她跪在老黄牛头下的槽前，呜呜咽咽大哭起来。

爸爸扔掉锯子，站在槽前，双手抱住老黄牛冒血的角根，木呆呆地不说话。他铁青着脸，太阳穴突突地跳着，血管一根根暴起老高。嘴唇被牙咬破了，血沿着胡茬往下淌，和摔在脚尖前方的热泪、冷汗珠子，渐渐搅合在一起……

我还是第一次见爸爸掉泪，也是第一次见他的脸色那么怕人；同样，我是第一次见妈妈当着我吼骂爸爸，也是第一次见她双膝跪地哭得那么伤心；而且，我出生以来，也是第一次挨妈妈的打。妈妈从来都是护着我的，一指头也舍不得戳，因为她和爸爸只有我这么一个宝贝儿子。记得那次磨面时，老黄牛踩了我两蹄子，妈妈还心疼得哭了半晌呢！

那天前晌，老黄牛戴着眼罩拉磨。妈妈哼着好听的民间歌调，坐在面柜前罗面。我拿着一根高粱秆儿，手扶住磨杠